

“……每天上班路过的广场有一个大爷在领舞,后面跟着30多个老太太。我仔细观过,大爷的动作准确到位,天生具备领舞的气质。今天早上看到领舞变成了一个老太太,得意洋洋,动作浮夸,大爷被挤到了第三排。看似平静的表面背后,不知是怎样的雨雨腥风。”这段文字中的信息量太大了,有悬念,有起伏,还有“宫斗”,以及在“宫斗”中失势的大爷和得宠的老太太。在我们无法了解的广场舞中,“雨雨腥风”,这个词用得相当准确。

### 妖娆的大爷

鹿余亮

“远程定向强声扩音系统实际上是一种小型扩音炮。大型的扩音炮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扩音器,从它的喇叭口可以钻进去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它能发出高达150分贝、频率为2000-3000赫兹的强大脉冲。通常,在110分贝的噪音下人就无法交谈,130分贝时人会头痛,而150分贝将造成听觉器官的永久损伤。”

炮”买下来,成了对付广场舞的一种“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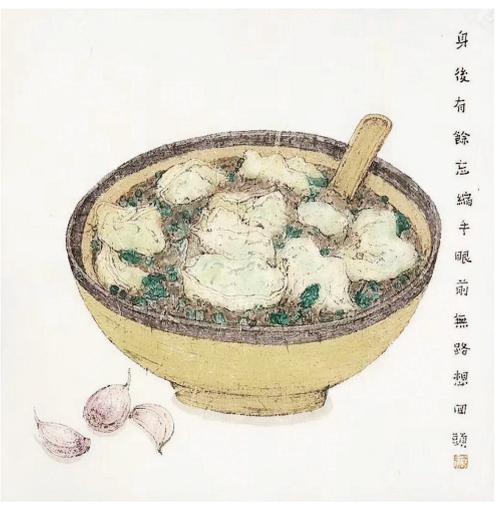
以上的两个故事,都没有发生在我身边的这个江边小城。华灯初上的时候,小城有限的广场上,农村重金属版音乐,层次不一的舞蹈,自我快乐的人影……都在证明着生活的富足和悠闲。

想想30年前,再想想40年前,路灯是奢侈的,脂肪是可爱的,谁不想脸上多长一点肉?谁和自己好不容易落到肚子上的“卡路里”作对?再说了,相对于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汉族人是没有多少舞蹈基因的。细数下来,汉族人的传统舞蹈,用一只手就能数出来。所谓南灯北歌,南方的花鼓,北方的秧歌,很简单的,“咚咚咚锵”。

现在的广场舞已进步多了,还冒出了许多自学成才的“老年舞蹈家”,或者说是“全民都是舞蹈家”。且不谈中国人特有的“从众”心理,从健身强体的角度说,广

场舞蹈的出现,也令汉族人的舞蹈基因有了改良的可能。建设者们也似乎有了预感,在近10年时间里,为小城建了那么多的公园。每个公园里,就像种子一样撒满了不同风格的广场舞队伍。我听记者朋友说过舞友们们的故事。她们有团结,有分裂,有竞争,也有和平。在我们波澜不惊的生活之外,舞友们的生活却是波涛汹涌。如果认真记录下来,可写成一部小城广场舞版的《三国演义》。

余生也晚,没有学过民间舞蹈“咚咚咚锵”。好在30多年前,正值黄金的八十年代,我在大学里学跳了一次舞蹈,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舞蹈。我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常常跑到夜晚的操场上苦练。那舞蹈叫做集体舞:16步。这16步的集体舞需要和女生配对。我们班的男生多,女生少,为了参加学院里组织的集体舞比赛,我们班得向其他班上借女生。借的女生同样不多,班主任决定对男生进行选拔。在如此“选拔”面前,个子不高的我首先被淘汰了,同样



唯有馄饨解千愁 (中国画) 李知弥

淘汰了的还有我对舞蹈的积极性。

30年过去了,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广场舞中的男士倒成了“稀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大爷们好面子吗?还是大爷们不屑于广场舞这样的健身方式?我们小城里,出来锻炼的大爷就不多(晨锻的比例也不高)。我仔细考察过,有喜欢在夜里玩空竹的修车师傅。有在人民公园里练气功的理发店的蒋师傅。有那个在人民公

园水泥地上用水写字的退休语文老师王老师。但在广场舞的队伍中,无论是人民公园,还是马洲公园,抑或是西郊公园,大爷们并不多,但几乎每个队伍都有几个,他们的出现,是“万花丛中一点绿”,很果敢,也很坚定,都是“大浪淘沙”后的“真金”。其实从身体到精神的锻炼,舞蹈是最有效的健身方式之一。

相比那些广场舞,街心花园交际舞团队中的男士比例是最高的,百分比有30左右。那些伴舞的大爷们,有从工厂退休的,也有从机关退下来的,还有一个从乡镇上来的。快三,慢三,伦巴,问过他们怎么学的,他们都说是刚学的,有个会“花四”的大爷说他跟中央电视台学的,还买过4本书。他们7点开始,9点准时结束。自己带音响。充电,选舞曲,成了路上一道曼妙的风景线。在这道曼妙的风景线中,那占了三成的大爷们,他们的舞姿有妖娆的味道。这“妖娆”,是褒义词,是相对于“灿烂朝霞”的妖娆晚霞。

“须晴日,看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毛主席的词气势大,他老人家说的是那白雪覆盖的北方原野的妖娆,其实也说出了岁月之雪覆盖的且歌且舞的大爷们的妖娆。再过十几年,我也老了。球类项目会磨损关节,而散步又显得太单调。妖娆的大爷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海栖酷爱打乒乓球,想当年他在明天出版社当社长,出差时包里总背着一副乒乓球拍,遇到球友找张台子随时开打,那真是打遍全国少儿社无敌手,可以说他是全国少儿出版界乒乓球打得最好的一个。

后来他不当社长了,转当作家。他经历丰富,记忆力好,笔头子也快,从童年到青年,从乡村到城市再到部队,那些曲曲折折的生活经历都变成了创作的富矿,任他信手拈来,写也写不完。写着写着就有了自己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刘海栖式的写实主义系列之作。不过我一直很纳闷,他怎么就不写打乒乓球呢?他不是对此很痴迷吗?

今天果然就盼到了这部《乒乓响亮》,果然酝酿良久,厚积薄发,让人刮目相看。如果说以前他的作品还想制造点波澜什么的,这部作品则像一条小溪,按照自然天成的水脉,自由而欢快地流淌。这部作品更舒展,更自然,它不张扬,也不想故意制造热烈喧嚣的氛围,主题也埋得好。他沉下来了,稳了,知道收着写了,大气内敛,在艺术上更纯熟,更老到了。

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共鸣的童年故事,真实再现了一个小男孩在学打乒乓球路上的成长。从在学校下课十分钟,占上台子打乒乓球开始,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小时候。小主人张方向从最初打着玩,到爱上打乒乓,然后是对着吊球痴迷苦练,再后来才有了半专业教练的指导。正应了那句话,“不疯魔不成活”,最终张方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靠着不服输的精神进了校队。作品成功塑造了一个遵循自己内心的喜好,不畏苦与累,挫折与失败,一心向上的小男孩形象。

作品另一大看点是通过张方向及一帮小孩子学打球的故事,揭开了乒乓球专项运动的神秘面纱。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乒乓球,从球到拍到网到台面,到练球拍的手、眼、肘、腰、步、脚跟、脚尖、脚趾各有其用。还有围绕着我国乒乓球运动史,有那么多难以忘却的明星人物和故事也都穿插其中,故事内容可谓不丰富。最重要的是作为一部小说,他塑造了一个不同个性、不同特色的人物形象。作品的主线是张方向学打乒乓球,而辅线则有多条,张方向的指导教师樊星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还有工厂里的几位小青年,其中从印尼来的亚利不仅球打得好,活得精致还带点洋派,心灵手巧会修电器,还把学校敲钟上课改成电铃。和所谓的主题出版不同,作者并没有把这些高大上的东西特别突出出来,始终把握主线,故事脉络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决不有意拔高、喧宾夺主。真正做到了水到渠成、不露痕迹、取舍有法、进退有度,凸显了作者艺术上的成熟。

最欣赏的还是刘海栖的语言功力,他特别擅长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并三言两语把一个人物写活。他的语言带有鲜活生动的的生活气息和幽默感。比如,尚丽丽看张方向发球挖眼,一看就想笑,作者写道:“张方向又发了一个,向丽丽又笑,张方向又挖了两瓢三瓢面,切了一刀两瓜。”这比喻形神兼备,人物一下子就跳了出来,活灵活现地站在面前。还有大姨这个人物只露了一次面,作者也没忽略她。樊星在里屋指导张方向打球,高一声低一声地嚷,膝盖要送出去,腰要挺住,屁股收回来什么的。这时,大姨擦着菜擦子伸过头去,上上下下打量张方向,说:“看着倒是挺囡个的小孩,怎么叫说得跟散了架、跟拆了零碎似的。”一个打趣,就把一个开朗风趣的中年妇女形象一下子勾勒出来了。捎带着还把打球的“专业性”说透了,专业与业余的最大区别就是要练到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每一条筋。刘海栖这种三言两语写活一个人的本事可非一日之功。

### 痴迷病魔发掘生活

——读刘海栖的新作《乒乓响亮》

徐德霞



纠结了很久到底要给“小满社”的第四部话剧起个什么名。

5月12日公演是定好的日子,3月底的时候重写了一半的剧本。排好的前两幕还在不断改,序幕还在想,演员们在认真地慢吞吞地等着角色从身体里长出来。现实中有多少被困住的无力,也许在戏里就会有多少种想要去打破的尝试。七年了,我们用四部戏在打破什么?我们在找什么?

我还记得排《公交一家人1》的时候给演员们提的问题:当没有站在最初的理想上,该怎么办?现在想来,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个大问题,幼稚又可笑。但那时我才30多岁,话剧社的社员大多是刚进公交公司的大学生,彼此都隐约感觉曾经的那些梦想有点不切实际,却又找不到新的梦想来替代。

于是,2014年,我们做了自己的内刊《小满集》,2017年,才有了话剧社。记得当时大部分人都喜欢写文章,也从来没演过话剧,但人总该要努力去尝试一些陌生的东西,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喜欢。曾有一位不通音律的朋友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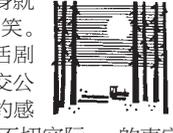
吉他,她说只有学一样完全没有天赋的东西才能让她花很多精力、很疲惫,但跨过去之后能感受到一种靠努力可以得到的能力,会让人安心。努力是比天赋更让人感觉妥帖的东西,不会轻易离散消失。

除了努力,另一个足以给人安慰的则是时间。有时,痛苦仅仅是来源于我们给自己定的时间参数过窄。在写《公2》时,我曾经推翻了三个剧本,这种难受和焦虑实在很难形容。但最终,我想明白了一件事:编剧没有想明白的事完全可以让导演去想,都没有想明白的话,那就等以后再讲。

那年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2019年。然后就有了2020年的《公3》。也是在这一年,很多人都体会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焦虑,但如果你的内心有真正的希望和憧憬,那就可以理解所有的挣扎和代价都只是命运的一部分而已。

### 徐行

施政



在这里欣赏了许多中外名剧和新剧,接受了来自全国和全球戏剧前沿八面来风的熏染。但直接参与现代戏剧谷,很惭愧,直到晚近才直接参与、投入到现代戏剧谷的大潮里。

2021年2月24日,我接到邀请函,参加3月6日红色戏剧《辅德里》朗读暨剧本、舞美研讨会。这是现代戏剧谷有史以来的首部委约作品,也是建党百年的献礼之作。这些年我看过许多红色题材的戏剧,坦率地说,热情可嘉,但艺术上良莠不齐。我参观过中共二大会址所在地辅德里,延中绿地簇拥着红白相间砖墙的石库门弄堂,静静地屹立中,可以感受到大时代变幻的风云和在风云中不朽的英烈们。但我也深知,要把二大艺术地搬上舞台,可是一个相当艰巨的精神创造。不期,当天下午在海上文化中心1503排练厅,遇到国际知名的当代先锋戏剧制作人李东、导演牟森,我是既志

那年的戏,我们用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来畅想未来公交发展的可能。我们想用多一点的方式来讨论丰富性、不可把握性和意外性,并以此与现实的沉闷和挫败达成和解。

一部戏也许只有不断积累,愿意砸时间磨精力,才会让它成为一个生命,发展出属于自身的逻辑和喜怒哀乐。

转眼,2023年。我原本以为今年的戏主旨是讨论“附近”,结果导演觉得她主要想讨论“关系”,排完一半,发现演员们更热衷于讨论“焦虑”。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如何发展附近的关系以对抗焦虑……

好吧,我真的说不好这部将要在5月份演出的戏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我跟所有的演员一样都在等待它慢慢长成。我只是知道所有值得的东西并不一定天然存在,只有在付出足够多的耐心去等待它慢慢生长出各个面向时,才能看到它被丰富,被深刻。“缓慢”才可能“深刻”,这一点颇有些像公交与这座城市的关系。

所以,我们把它叫作《徐行》。

态也期待,心里七上八下。在排练场,我又遇到了一批并不大鼎鼎的编剧、作曲和刚刚招募到帐下的青年演员。90后的他们没有恢宏的艺术过往,但他们有朝气。他们像那些二大的先驱者一样年轻,他们脸上闪烁着和先烈们一样的坚定的目光。他们忘我、投入,不惜一切在排练场上奔跑、呐喊,深沉的

思索,激情的倾诉,没有形容词的极简主义舞台呈现,跨文本的各种艺术形式的综合,树立了蔡和森、向警予、张人亚、陈独秀、毛泽东、杨开慧、陈延年、陈乔年、王尽美……共产党人的群像。给现场的我,耳目一新的冲击和震撼。16首如泣如诉的歌唱,尤其是主题歌“鲜花开满了山崖,野火烧尽了荒凉,少年奔向了远方,旧皮箱装满理想……”直抵心灵。《辅德里》以一种我们陌生的年轻而前卫的方式打开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恢宏史诗。

### 不老少年走向远方

毛时安

这是红色戏剧21世纪的超文本演出的一次崭新尝试。它让年轻的观众亲近党的百年历史。也因此我和现代戏剧谷开始了亲密接触。为《辅德里》写了6000余字的评论《不老的少年奔向远方》,去年11月一个周末的晚上,经过严格的核酸检测,受邀和陈东、李东、牟森一起参加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的《辅德里——一部红色经典的诞生》新书发布会。为现代戏剧谷“壹戏剧大赏”撰写颁奖评语,担任今年现代戏剧谷的评委,推荐了开幕演出的话剧《活动变人形》。

春暖花开的日子,现代戏剧谷就像一个奔向远方的不老少年,以崭新的姿态,与爵士音乐节、静安咖啡文化节一起,开启了它今年的新航程。为姹紫嫣红的上海文化倍添光彩。

### 十日谈

我与静安现代戏剧谷 责编:殷健灵

有一群人高扬理想主义旗帜满怀热情地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情。



编者按:剧场,是现代城市文明的精神标杆。戏剧,是时代脉搏的怦然跃动。4月20日“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启幕之际,且听各界名人与戏剧谷的故事。

2009年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在新中国诞生60周年的大庆时刻,呱呱坠地,成为那年照亮上海喜庆夜空的一片璀璨的引人注目的文化焰火。静安区有上海最古老寺院静安寺的晨钟暮鼓,有高楼林立的如群山起伏的天际线,有车水马龙繁花似锦的商业街,有新时崛起的楼宇经济,有生机勃勃的白领文化,有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在静安工作生活,区内有上海戏剧学院、美琪大戏院、大宁剧院,还有新开发的大批创业园区住宅小区和绿地……就像一块色彩丰富斑斓的调色板。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依托的就是丰富的历史人文底蕴,发达的商务经济,集聚的戏剧文化资源,一诞生,就以它的开放、包容和新时代的气息,吸引了国内外的艺术家,成为他们展现才华和新作的舞台。

我是现代戏剧谷多年的受惠者。